



海风江韵——海口湛江两地文学联展

(二十一)

本版稿件由
《湛江日报》提供

文学星辰升起菠萝的海

■ 梁玉钦

徐闻的初冬一如既往温暖如春，一切美好如约而至。徐闻大地满眼皆是绿色。碧绿的瓜果蔬菜与各种热带林木，郁郁葱葱，错落有致。随着大巴车的徐徐开进，我们内心深处的喜悦慢慢地被激荡出来。坐在我身边的张老师，一路上激动不已，多次发出赞叹：“多么富有生机的土地呀，此时我的家乡，山岭已是光秃秃的了。”张老师来自河南，他非常迷恋南方的绿。徐闻地处中国大陆的南端，一年到头阳光充足，土地肥沃，种植业蔚为壮观，菠萝的海就是这片广袤的绿野中一颗璀璨的宝石。菠萝是随着生长期变幻着色彩的矮株植物，春天是收获季节，彼时金黄的果实与红土地相映生辉，焕发出绚丽的光彩。进入曲界镇，紧贴地面的菠萝丛株正处于初级阶段的生长期，以青绿色铺天盖地扑面而来，众人自觉停止谈话，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我们的大巴车在湖边停下来，清澈如镜的湖面倒映着岸边的花木与天空的白云。湖的一边，依傍着一个“儒田村”——闻名遐迩的“中国菠萝第一村”。



菠萝的海。 蒙海龙 作

这个“湛江市生态文明村”，村民以菠萝致富。我站在湖边望向村子，映入眼帘的是一栋栋新式的别墅、干净的村道、绿树繁花，心想入选广东省“百千万工程”首批典型村庄，儒田村实至名归呀。村长早就等在村口，路边的小庭院里摆好了茶点。属于百香果的季节早已过去，但旁边支架上的百香果藤蔓依然绿意盎然，还有不少圆溜溜的果子在探头探脑呢。此时有几个小孩在儒田村出来，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两个小孩蹬着自行车，坐在自行车前座上的小孩，还手持雪糕吃着呢。三个小孩如沐春风，红扑扑的脸上写满了幸福。S376大道在菠萝的海中蜿蜒着伸向远方，车在奔向菠萝的海七彩田园的路上，我感觉真如在海上航行一样，辽阔的视野令人心旷神怡，又充满期盼。我点开高德地图，想看看我们处在哪个位置，但手机里只显示出S376一条线。是呀，35万亩，全国最大的菠萝田园，哪会那么容易就走到某一点的边界呢。我们眼前的青绿色菠萝的海，像大海一样广阔，也像大海

一样富饶，但大海的富饶藏在水里看不到，而我们面前绵延不绝的菠萝的海，却是看得见的财富，是人力与大自然紧密结合的伟大成果，更让人振奋。我被恢弘的景象所震撼，也为在这片大地上奋斗不息的人们而感动。大巴车在停车场停下来，我们穿过一排树，到达生态集市商业街，在这里我们邂逅了菠萝集市。各个小门面被打理得干净整洁，新鲜的菠萝与菠萝制品琳琅满目。菠萝与凤梨“凤冠龙身”，被整整齐齐地垒起来，富有艺术品的美感。个头壮硕的凤梨至少有三斤重吧，三四块钱一斤，物美价廉。小如拳头的菠萝削好后装在玻璃罐里，果肉金黄，引得游人馋涎欲滴，“一块钱一个。”老板笑着说，“五块钱可以给六个。”徐闻人就是这么实诚。我们买了一些品尝，“小金果”酸酸甜甜，汁多滋润。我看到一些游客特别青睐菠萝干制品、菠萝罐头与菠萝果汁，大概他们是远方的游客吧，这些产品比新鲜菠萝便于携带。我们走过菠萝集市，站到了菠萝的海观景台上，七彩田园的美在眼前舒展开来！人们这样

描述菠萝的海：这座“北海道的花田”孕育着地球上最美的田园、最美的乡村、最美的湖泊、最美的地平线，结出最美的果实。脚下是厚实而辽阔的土地，头顶是万里晴空，我的眼光在此起彼伏的丘陵山野中穿行，心情激动，思绪万千。这一定是上帝应许给善良温厚的徐闻人民的流着奶与蜜之地，要不怎会在一百年前，刚好有个叫做倪国良的徐闻人逃难到南洋，然后费尽周折漂洋过海只为把一些菠萝苗带回家乡呢。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当初的一株株菠萝苗让如今菠萝漫山遍野，直至成海。板桥湖边，一棵大榕树，一个特色咖啡屋，这就是菠萝的海元素浓郁的“树下咖啡”，一个多次举行过文化活动的清雅场所，今天我们要举行一次菠萝的海文学沙龙。金色的阳光透过枝叶叶稀疏的榕树照射下来，清爽的和风从湖面拂来，作家们热情洋溢，争着把一首首献给菠萝的海的诗篇当众朗诵出来——“亿万年前/这里是海/亿万年后/这里虽然是红土/还是叫做海”

“刀锋旋转，螺旋状的果皮被夕阳削成皇冠/你笑着把它扣在我头顶/轻声说：‘赠你一座甜香的王国’”“我试图和着阳光解读/每一棵菠萝/像蜜蜂不敢辜负/每一朵花的期待”“我爱你的心/酸酸甜甜/伸出你长满锯齿的手/刺穿我温厚的胸膛吧/你会感觉到我们的灵魂/深深地/深深地融合在一起”……菠萝的海，文学的海，粤西大地上冉冉升起的文学星辰大海！

一片海是蓝的，一片海是绿的。那片蓝的在大陆的尽头铺开，浩浩荡荡的，一直接到天边去。浪是它的呼吸，一阵一阵的，不知疲倦地涌上沙滩，又退下去，留下些雪白的泡沫，像有说不完的梦话。风里满是咸腥的气味，是海藻、鱼虾和阳光混在一起的味道。渔人的船，便在这气味里出出进进，像些倦了的犁，在深蓝色的田垄上，划开一道一道深痕，又很快被抚平。他们的网沉向旬的，捞上来的，是银闪闪的跳跃，是活生生的丰

两片海的吟唱

(散文诗)

■ 怀宽

饶。那海的深处，藏着无尽的宝藏，是流动的沃土。而另一片海，却是静止的。它不在天边，就在你的脚下。那是菠萝的海。这海是绿的，绿得浩浩荡荡，绿得理直气壮。一片一片阔大的叶子，从红土里发出来，密密匝匝地连成一片，风过时，便漾开凝碧的波浪。那绿，也不是单调的；近处的，是

鲜亮的翠色，带着水光的润；远些的，便成了沉沉的墨绿，仿佛积着岁月的醇。叶子边缘生着小小的锯齿，像给这无边的绿镶上了一道道谨慎的银边。你若蹲下身去，便能看见那叶子丛中，捧出一个又一个饱满的、金黄的“太阳”来——那是菠萝的果实。它们不像浪花那样喧哗，只是静默地、笃实地积蓄着糖分，在亚

热带灼热的阳光下，酝酿着一场甜蜜的风暴。我站在这两片海之间，心里感到一种奇妙的踏实。那蓝的海，是动的，是歌，是远方的召唤与未知的旅程；它的富饶，是渔网拉起时那沉甸的喜悦，是餐桌上鲜美的滋味。而这绿的海，是静的，是诗，是脚下的扎根与家国的守望；它的富饶，是果实切开时

那扑鼻的芬芳，是唇齿间流淌的蜜意。它们一个向着无限的虚空，一个向着深厚的大地；一个用涛声讲述着远航的故事，一个用甜香诉说着耕耘的收获。这大陆最南端的土地，真是宽厚而神奇。它不偏不倚，同时容纳了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富饶，让成的与甜的，动的与静的，浩渺的与朴实的，在这里奇妙地相遇、和解，并一同成为这片红土地上，最动人的传奇。于是，在徐闻，海有了两种韵脚，生命有了两种吟唱。

相约南极村

■ 黄宝 曾光

朋友如月一定要我住进她在放坡村的“民宿”。如月说从民宿去灯楼角，可一边走，一边看月亮慢慢爬上树梢，听海浪轻轻拍打海岸的声音，瞧渔船点点，眺风车悠悠，别有一番情趣。果然，一路晚风轻拂，带着田野泥土与草木的清新，吹得人通体舒畅。皓月的清辉从天际倾泻而下，摇曳紫荆的枝叶，也投下细碎的光影，花影婆娑，真是“雾月光风花弄影，诗画意境疑仙境”。田埂的青蛙蹒跚水里笑容可掬的月儿，“呱呱呱”地叫，像一个个感叹号，干脆又利落。附近沙滩也有青蛙在叫，那叫声细碎了些，却温情脉脉。夜晚的池塘本来就静谧，经月光洗涤更显清幽。偶尔有鱼儿冒泡，“咕咚”一声，泛起一小圈涟漪，月儿也晃了一下。我巴不得有几滴水投入怀抱，好沾上几分大海的气息。今晚的月光，带一丝凉浸浸的触感，洒在脸上，能感受到夜的清冽；落在肩上，仿佛能掂出几分重量，那是属于老时光，触手可及的温柔，那是记忆里带有质感月光。许久没有这种感觉了。久居城市樊笼，街道上车水马龙，楼宇间灯火辉煌，喧嚣与光亮交织，使月圆月缺都变得

惯常起来。虽然月光仍按时洒下，却被路灯的强光稀释，被玻璃幕墙反射，被行色匆匆的脚步忽略。对于早已麻木的我们，没了儿时抬头见月亮时心尖上的那份悸动。“南极村的人工盐场，生态犹如金山银山。”如月指着前方，带几分骄傲的口吻说。此时我才注意到眼前平铺无皱的盐田，一片片，一面面，白花花，亮晶晶，是一半“澈港”，还皆是“雪原”，月光参着盐的光亮，炫得我一时也难辨得清楚，脑子里跳出解缙的那句：“火焰光起盐田熟，海月初升渔艇回”。从盐田经灯楼角往角尾湾的地方，有一条“风车走廊”，绵延五六公里，它一边是大海，一边是木麻黄林，风车就在海边一路排开。夜晚的走廊很安静，月光被微澜碾碎，在海面闪闪烁烁，风车在缥缈的云雾中，忘情地舞着。灯楼角三面环海，东为角尾湾，南为琼州海峡，西临东海湾，有一角状而修长的沙滩伸入大海，自北向南楔入琼州海峡，扼北部湾与琼州海峡进出口咽喉。海面上有一晃动的合水线，待月圆满，即月光最亮时，站在高处，清晰可见。如月告诉我，白天踩着合

水线时，见琼州海峡这边水清而纯，呈蓝色，北部湾那边却带点混浊，泛黄，一个浪卷过来也就模糊了。当地人把这条合水线称为瑞龙，说是北部湾之龙与琼州海峡之龙的争斗之地。灯楼角的东侧有一座炮楼，门口挂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海作战解放海南岛的指挥所”，我们立纪念碑前，借着月光，当年渡海作战的情景清晰可见。踏入所内，月光穿过窗口，打在“解放海南，功在徐闻”的锦旗上，我突然明白灯楼角、南极村另样的伟大意义。相约南极村，除了清风明月里山盟海誓，为寄出柔情缱绻的诗书，为凝视渡海作战指挥所那边斑驳却鲜红的锦旗，还有人为一座灯塔而来。那座耸立云端的灯塔，由广东省海事局于1994年8月建成，36米高。洁白的塔身上竖写着“中国大陆最南端”几个蓝色大字，有皓月加照，格外醒目。灯塔的顶端有个银盘，将大海照得如同白昼，其实那个银盘就是祖国母亲心里的那轮明月，她永远伴随着航海人，还有许许多多往返大陆与南海岛链的人，不论你走到哪里，它带你上路，为你洗尘，也牵你回家。



湖边打太极。蒙海龙 作

清晨六点，我带着友人踏上还沾着露水的江心岛。夜晚的雾气尚未褪尽，整座岛仿佛刚从江水的梦境中浮出。“这便是我在电话里跟你说了多年的晨运胜地。”我笑着指向横跨江面的人岛拱桥，桥头旁早有义工摆开茶摊，蒸汽袅袅升起。“两位早，来杯养生茶？”穿着义工服的姑娘递来两个纸杯。友人接过浅抿一口，惊喜道：“有枸杞的甘醇，还有淡淡玫瑰花香。”“我们天柱义工站每到周末凌晨五点就开始熬煮了。”姑娘指着身后“便民养生茶”的横幅，“初冬时节饮杯热茶暖暖身，润润喉。”我们随着人流踏上江心岛的环岛步道，全运会的气息像藤蔓般爬满这座小岛，连江风都带着跃动的节奏。晨光中的

环岛步道晃动着长长的身影，穿太极服的老人们白鹤亮翅的招式惊起几只江鸥。最令友人称奇的是临江的露天器械区——银发族们在太空漫步机上摆荡，倒立器上悬着练腿腿的老伯，还有个奶奶在双杠上轻松压腿，她感叹，“这里连空气都带着生命的张力”。傍晚我们再次登岛时，竟差点认不出晨间的清幽之地。夕阳把整座岛泡在蜂蜜色的光晕里，篮球场的呐喊声与广场舞的音乐在江面上碰撞。最动人的是西北角那片空地——一个长者正教几个孩子在打乒乓球。榕树下另有一番天地。白衣习练者正在演练太极，起手如云卷云舒，转身似柳丝拂水。旁边练八段锦的队伍则如松立幽谷，“双手托天”时连衣袂都带着气韵。忽然一阵动感音乐破空而来，街舞少年荧光运动鞋在暮色中划出电光石火的轨迹。江风渐凉时，我们再遇晨间那位姑娘，她已换下义工服，穿着运动背心在步道上奔跑，马尾辫在暮色里划出青春弧线。“原来她们自己也是这运动图景的一部分。”友人轻声说。我们绕岛顺着步道转了几圈，离岛环顾时，整座江心岛正化作星河——广场舞的绸扇是流动的星云，篮球场的照明灯是恒定的星体，夜跑族的荧光手环是飞驰的流星，而对岸城市的万家灯火，则是另一条更辽阔的星河。

两道脉动

(外四首)

■ 郭怀宽

东边的海会游动
银网兜起整片雷州湾
鱼虾在晨光里列队
每道波纹都通向深蓝

西边的海正安家
菠萝的鳞片铺满红土坡地
在季风里练习翻浪
每道棱线都藏着甜蜜

当月光洒在归帆
鱼汛与果潮
两道脉动在餐桌形成合水线
发出北纬20° 13' 14" 的誓言
徐闻！爱你，一生一世。

徐闻手信

潮水刚褪去鳞片
渔网就在雷州湾里
捞起整片碎银

而岸上的红土地
正用菠萝的鳞片
剖开亚热带的季风

若你望向海平线
盐田析出的蓝里
总浮着绿光
那是菠萝的海
在轻轻回应

徐闻递来的伴手礼——
左手提着浪花碎成的银
右手托着日光凝成的甜

南极村合水线

大陆最南端，两片不同颜色的海相聚
蓝的南海，绿的琼海
潮起，两条不同色的丝带
交织。一道水纹
道出大自然的秘密
海水密度、盐度、流向
泾渭分明
一边触摸北部湾的缓浪
一边感受海峡的急流

原来再不同的海
也能温柔地融为一体
就像这片土地，热情以待
南来北往的客
迎接每一个到来的游人
见证每一次美好的相遇

双海谣

当波罗的海的威风
遇见菠萝的海的甜雾
两个不相干的韵脚
在海与陆之间对望

波罗的海的水手望着天
数着星星想着远方
菠萝的海的农民弯下腰
从红土地里捧出黄金果

货轮在北方海上鸣笛
收割机在南方田间唱歌
咸的海说着勇敢与追求
甜的海说着收获与家乡

今夜，在两个海上
月亮是共同的灯
照着菠萝的海，也照着菠萝的海
枕着潮声入梦
海与海共用
一个会涨潮的呼吸

琼州海峡

你是大陆伸出的手
伸向海南方向
二十公里的念想
在潮汐中涨退

渡轮是往来的信使
载着椰子与菠萝的对话
南岸的星光，北岸的灯火
都在琼州海峡的镜面上
投下温暖的影子

清晨的渔歌
从徐闻港升起
傍晚的笑语
已随海风飘向海口